

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筴卷六

吳潘維城學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集解

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

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輩也必內反之中丁

仲野人粗略也

喪服

筴陳鱣曰先進後進鄭訓學之

釋文引作仕似非包義然子張篇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學不分義亦可通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注

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

集解○釋文猶

近

邢疏先進當襄昭

之世論語補疏譏其於注禮樂因世損益之意不合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羣經補義謂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從先進謂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戚已慤之類惜抱軒經說亦謂樂從先進卽樂則韶舞維城案禮記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雍也篇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則以野人爲指虞夏是矣第以殷爲文亦未盡然入竹篇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文之至者惟周殷不與焉故傳記亦多云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也此蓋記禮者之失江氏謂先進爲統指殷以前實足彌縫其闕然其以周以後爲君子尙有可議者蓋周至春秋時諸侯大夫僭禮越樂非復周初此君子當指周初文質彬彬之君子夫子之從先進

直欲矯其弊而救其失是猶國奢示儉之意春秋之
禮樂有文無質類於府史之文書是掌祝史之矯舉
以祭故曰文勝質則史也今不謂之史而謂之君子
是直指周初言之夫子以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
君子所能救止故用之必從先進之時哉合雍也篇觀之可
周者豈有舍周而從先進之章類記弟子之言
以知夫子之意矣論語述何曰此章類記弟子之言
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
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
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

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集解

○釋文從我

箋

從我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

才用反注同

孔子自蔡如葉於是楚昭王使人聘

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鄉黨圖考云孟子云君子之厄於

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時當在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案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蓋以爲哀四年事故年譜云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還蔡絕糧於陳蔡之閒維城案陳索服楚葉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決無發徒困之之理此史公之誤江氏考證陳蔡極爲確鑿惟繫於哀四年則苟非被兵不得爲阮孔子旣未被困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則不如史記敘此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之後

猶見左傳但非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耳從陳蔡史記
惟記子路子貢顏回問答語未備舉四科諸賢也門
鄰以爲仕進之門者書闢四門正義曰闢訓開開四
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
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然則子謂
不及門猶言不登仕路耳論語補疏以及門爲仕於
卿大夫之德行顏淵曰子將何仕仲弓曰言語宰我
私朝恐非德行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章皇別論語筆解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德

爲一章變行周禮師氏注在心曰德施之爲行史記

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德行顏

淵閔子騫云云次政事於言語前鹽鐵論殊路篇同

論語稽求篇據弟子傳謂此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

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此時伯牛閔騫輩雖不可考卽

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

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尙

爲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
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今據釋
文則別者乃皇本非鄭本也論語埃質亦云聖門弟
子多矣分爲四科而惟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
九專目之爾釋文云鄭呂合前章則呂此十人爲從
陳蔡案太史公書孔子既於陳蔡惟子路子蘧顏子
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不宜合也論語後錄
亦從皇說四書釋地云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時子
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旣以文學名此合前章
爲說者史記伯牛傳孔子稱之爲德行新序雜事篇
引言語宰我子貢亦以爲孔子言是皆不謂記者所
記矣疑亦合前章讀但皆字而不名與全書之例不
合恐是誤憶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釋文不說音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

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

不得有非閒之言也

集解○釋文人不閒於其父

孝哉閔子騫湛園未定纂謂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
體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當是直述
時人之稱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因
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也若其他則無是稱矣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漢書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
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潛研堂荅問謂卽陳義所
本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邑人不閒
於其父母爲孝臣曰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引此云
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
語古義論語後錄並依此解後錄謂卽舜之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也論語稽求篇又據韓詩外傳稱
閔子後母留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於

父母昆弟閒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論語補疏云杜
 鄴傳云云范升傳注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
 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不義則人必有非閒
 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從令務使親所行皆合於
 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乃得爲孝執文類聚孝部
 引說苑云閔子爲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
 子子爲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
 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母曰吾乃以
 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爲前曰母在一
 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爲一言
 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
 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爲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
 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槁棗爲絮其子則綿纈
 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
 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三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
 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納上重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
 父感其言乃止不遣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
 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暖無愠心而恐母遣而

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聞二子獨綿續可聞父不能察後妻可聞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聞化為無聞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聞之言不是無非聞閔子之言乃無非聞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經義述聞亦云言閔子無非論父母於道納昆弟於義故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非聞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釋文三復息暫反又如字妻之

七細 **箋** 周禮司儀注引鄭曰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反 仁公言思義其間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釋文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呼報反一本作季康子鄭本

同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釋文顏路淵父也名由字季路之車音居

無椁古

反

子之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憲傳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論語後錄曰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則車焚於獻帝時也又永壽二年韓明府勅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修飾宅廟更作二輿陳此則車亡於秦始皇時也椁說文作槨云葬有木也禮記檀弓殷人棺槨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論衡問孔篇引作槨釋文此處椁字無音音在無椁下下疑無字爲之字之訛

今仍其文而次於此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鯉也死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云鯉也死時實未死

假言死耳鄭康成以云有棺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聖賢乎四書考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孔子年譜云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皆在獲麟以前與考異說不同三餘

續筆云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是顏子卒時孔子年五十九也世家又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按孔子以二十歲生伯魚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觀此夫子所言則是顏子之卒在伯魚後邢疏亦無能爲之說而引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悞或以爲假設之辭則非情也今詳考孔子世家於孔子去魯十四歲反魯後述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云云繼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夫子年七十二顏子卒年列傳謂二十九非是當從家語作三十二世家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則是顏子少夫子四十歲列傳三字是四字之訛又考世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九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是年鯉卒若以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顏

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正當哀公之四年孔子方與
顏子同厄於陳蔡之閒顏路何緣於道途中請子之
車以爲椁以此推之則顏子之卒必在哀十一年孔
子歸魯後可知而孔子因是有以吾從大人之後不
可徒行之語世家繫顏子之卒於西狩獲麟之歲是
顏子之卒後伯魚之卒三年故夫子云鯉亦有棺無
椁不然夫子何以出此不倫之語哉又按白虎通曰
臣七十懸車致仕臣以執事趣走爲職七十退去避
賢者所以長廉取也懸車示不用也顏子卒時孔子
七十二正在懸車致仕之年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爲
椁而夫子曉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年夏請
討陳恆曾沐浴而朝告於哀公亦以從大夫之後故
耳以此推論當日情事則顏路之請不爲無因而夫
子第示以義之所不可而亦非有所靳也此皆可以
意揣而得之者也論語後錄亦以史記顏淵少孔子
三十歲三字爲訛謂哀公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
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
三十字則顏淵已死久于西安得及之維城案顏子

卒年經無明文史記繫蚤卒於年二十九髮盡白之後則不以二十九爲卒年矣三十一之說出自王肅家語不足信而三餘續筆又引作三十二未知何本而與後錄必以少孔子三十歲爲三豸文十之說恐亦未確蓋既未確知卒年則安知其必非三十邪考異謂在哀公十四年年譜謂在十三年悉屬臆斷雍也篇短命條下可互參總之在伯魚後不必定其爲何年也顏路請車續筆謂當夫子懸車致仕之時夫子故答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云云於情事爲合潛夫論浮侈篇引此文作鯉死有棺而無槨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篇引可下有以字

顏淵死子曰噫

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

釋文曰噫於其反痛傷之聲

箋

噫公羊哀十四年傳注咄嗟貌段氏說文注謂與鄭氏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爲有所痛傷之

聲

天喪予天喪予

釋文天喪如字亡也舊息浪反下同

箋

喪說文云亡也公羊哀十

四年傳注予我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是則天喪予者猶云天亡我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注馬曰慟哀過也

集解鄭曰慟變動容

貌

釋文慟徒送反

箋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

哀悲慟

郭仲奇碑悲慟割裂李靖夫人碑慟

切劉分本不榮

知古皆作慟論語疾質曰說文慟本

訓遲古通借爲悲慟字陳鱣曰慟从心重聲鄭云變

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

容貌變動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釋文從者

而言也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才用反

論衡問孔篇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釋文夫人音符

引作門人

爲于箋論衡問孔篇引作吾

僞反

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

能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

集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注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世說

簡傲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集解

釋文焉能上於箋鬼神禮記樂記云明則有禮樂

虔反語之魚據反箋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

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章

引鬼下有神字敢問皇那本唐石經上並有曰字匡

謬正俗

引同

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注

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釋文問問魚也反行行胡浪反剛強也說文侃侃

貌或戶郎反侃侃苦且反子樂音洛箋子路行行如

直也下引作子路假借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

式燕以衍之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

論語曰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

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本作衍衍維城案冉有子貢氣象皆非侃侃者

則侃侃或爲衍衍之通借必謂古文論語作衍衍究

無確證而謂行衍涉下文衍而誤尤不可信蓋鄭

注已作行行當非誤字不可以不見他經傳而疑之

也羣經識小曰行字古讀平聲入陽韻去聲若由也

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不得其死然箋漢書敘傳注引若上有日字文選幽

曰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輒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說去曰字非也讀書叢錄曰此句本別爲一章曰上脫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或謂樂郎曰字之謬非也淮南子精神訓注季路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仍舊事

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集解

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釋文仍舊

魯讀云云貫古亂反遂長府左昭二十五年傳公居事也藏才浪反藏名遂于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傳又云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四書釋地曰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鄭注云云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土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益應劭

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
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
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故宅也然則今知孔廟所
在卽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
府說文云文書藏也仍因釋詁文貫事見里仁篇魯
讀仍爲仁者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九經古義謂此用魯論拜經文集云魯讀仁字
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陳鱣謂義雖通而
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論
語後錄據左傳公居長府謂非藏貨財之府貫讀開
之者貫之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
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
充入先帝宮室耳長府亦宮室引此見漢師傳授之
說四書考異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
傳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其逐公徒公
孫于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畜積并禦可備騷警
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
閑閼俾後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

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
則自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
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

作也

集解○釋文有箋夫人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
中丁仲反注同箋禮記檀弓夫夫也鄭注夫夫

猶言此丈夫也則夫人猶言此
人也論語後錄云中者得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間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

雅頌也

集解箋經傳釋詞曰爲猶以也奚爲何以也論
語後錄曰言門者外之也故門人不解

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廷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
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門是外朝故言外之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

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爲賤子路

故復解之也

集解○釋文不解
[箋] 未入於室也儀禮音蟹故復扶又反
[箋] 鄉射禮疏孝經序

疏引並無也字經傳釋詞云也猶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

師愈與

釋文師愈以
[箋] 高誘淮南子說山主反與音餘
[箋] 訓注賢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

不及

過猶不及禮記仲尼燕居注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釋文爲之

如
[箋]

季氏富於周公論語炭質云左傳桓十八年有字
[箋] 周公黑肩當周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

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於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多於王朝卿

士故曰富於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
爾非封於魯之周公也求爲之聚斂左哀十一年傳
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
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故春秋十
三年春卽書用田賦卽孟子離婁篇所謂求也爲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也四書考異曰
說文云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
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
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己富厚於周公矣
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卽所謂爲之聚斂
而附益也夫子旣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
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
此事又詳魯語證此最協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

也

集解論衡順鼓篇引此章作小子鳴也

柴也愚

釋文柴仕皆巢諧二反

箋

柴史記弟子傳齊人鄭儒目弟

齊衛皆有高氏字

參也魯箋

魯說文云鈍詞也下引此禮記檀弓容居魯人

也注亦云

師也辟注

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

魯魯鈍也

過也

集解○釋文也辟匹亦反在邪似嗟反

箋

辟史記引作僻羣經義證以爲便辟云墨子再

拜便僻便辟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

召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注服虔曰行連容拜也儒林

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

由也彥注

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叛彥也

集解○釋文也彥五旦反之行

箋

無彥字書無逸正義引作彥邢疏云舊注作叛彥字

書叛彥失容也

吳氏遺著云彥說文失收蓋彥之異

文古从口从言相出入嘽當兼出言鄙倍說卽率爾
迂也兩對可證爾雅釋訓美士爲嘽釋文嘽本今作
彥匡名曰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彥从口也則彥古或與嘽
其有人所言之義故又從而加口也則彥古或與嘽
通維城案爾雅說文並以彥爲美士例以上文愚魯
辟等字似爲不倫故鄭注不用而以爲叛嘽也廣韻
嘽弔失容於失容上增弔字義
稍不同叛畔聲近取俗字也

子曰可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力縱反殖焉市力反億則於力反度也屢中丁仲反
其庶乎論語後錄曰讀與易其始庶幾乎同繫辭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虞翻注幾神眇也翻說幾以上知幾
其神故云爾侯果訓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
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
屢中者又相去遠矣屢空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槽

糠不厭卽用此文後漢書賈逵傳帝謂馬防曰逵無
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焦氏易
林云衛門屢空讀書叢錄以此爲空乏之空又引漢
書鮑宣傳唐尊衣敝屨空北堂書鈔三十八會稽典
錄徐宏爲右扶風郡尉衣敝屨空空穿也屨屨古字
通用維城案說文無屨字古祇作婁說文云婁空也
則與下空字同義然下文云億則屨屨中空中殊不成
義當以新附屨字訓數之說爲得屨屨字古雖通用
而空又異訓會稽典錄所云當別有所出非必本此
文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億則屨屨中漢書貨殖傳引億作意隸續漢陳度碑同
論語後錄曰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
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論語補疏曰此章
宜以不受命三字爲樞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矯君
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
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
爲合揆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貧而至於屨

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屨中貨殖上用一而字
明從屨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屨空賜
貨殖而屨中故不屨空兩屨字相應不善貨殖者損
折亦能屨空賜則能屨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
也回非不能貨殖屨中其至於屨空本不貨殖以得
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
周秦之文
往往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釋文踐迹

子亦

箋

踐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足亦聲蹟或从

反足責魏志司馬朗傳注文選辨亡論注引並

作跡與釋文別本合俗字也論語後錄曰踐迹者循

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

迹猶云不蹟矣是也惟以踐爲卽說文之後則說文

云後迹也如其說則踐迹爲迹迹矣殊爲不辭恐非

與音餘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釋文是**箋**集解

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其在一章也維城案節首別著子曰字又其語氣非似答問者疑當別爲一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集解 堂潛研

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卽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用包說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

之失而正之

集解

雍也篇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

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此由也兼人之證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集解

論語補疏曰呂氏春

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

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孔子畏於

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

敢死兩事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

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卽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
以畏爲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
死故顏子不敢仰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
何從來未見及此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
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以說之死之
者孔子畏於匡鄭引子畏於匡之畏證弔而不死之
畏且以死而不弔爲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
以畏而死乎是同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惜鄭氏論
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
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厭
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命而
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
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
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
臣於衛然後得去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
子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刻
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

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鬪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感惻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之怒匡人解難之妙用若鬪必死於畏矣故琴操解想見聖人解難之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鬪不鬪所以子路之欲鬪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鬪不鬪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以明節是也耶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鬪也謂鬪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回之不敢鬪也

史記集解引包注謂已無所致死邢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忠古文臣字本今作臣與音餘下同

箋

史記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不言冉求又以季子然爲季孫與此微異

臣陸本作忠論語古義職國策宋使者曰忠相義請受邊城是臣古有作忠者子曰吾以子

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箋史記弟子傳文選從軍詩注引子曰作孔子對

日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

謂具臣矣箋

具臣猶魯語所謂備官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

釋文弑父音試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日子羔學

未孰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

集解○釋文費宰
悲位反夫人音符

變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

箋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
 卹宰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卹宰孔子以爲
 不可一以爲費卹一以爲卹無單言費者與此不同
 讀書叢錄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卹季氏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
 在此時或費或卹擇一使之故史記竝書之子羔見

不可一以爲費周一以爲周無單言費者與此不同
讀書叢錄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
在此時或費或郕擇一使之故史記並書之子羔見
上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三都於是叔孫氏降屈平且聞之傷于義當
在此時或費或邱擇一使之漢史記竝書之子羔見

上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雙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引兩句互倒子
人論語後錄云讀如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二

曰是故惡夫佞者

釋文思大上
反音符

子路曾皙

釋文曾哲星麻反
史記云曾箴字哲

凡人
不
可

漢書地理志曰說文解字

路曾哲釋文曾哲星麻反
史記云曾箴字哲受
史記弟子傳曾職字哲
職雖哲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職字哲然則下
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誤也當作職音如緘

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誤也當作戰音如緘

讀書證疑曰史記弟子傳曾歲字子皙古人名字相
配說文哲人色黑也騷雖哲而黑也古人名騷字哲
是箴乃騷之省今曾歲作點說文點小黑也義與騷
同周禮夏官射鳥氏注鏃箭具釋文沈氏云鏃或作
鉞故騷亦或作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而字又變爲箴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毋吾以也釋文傳坐才母反又如字長乎爾
吾以鄭本作已者論語後錄云說文已以也以用也
二字義同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
以與已字本同是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已古字通用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應作術古文宇少通川率又借
用帥楊雄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即率爾四書考異
以義疏本率作卒謂即孟子梁襄王之卒然作率形
近致訛然陸氏釋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文不載恐不足據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乎大國之間也集解

○釋文千乘繩證反饑音音攝乎大國之間論語補

機鄭本作飢同僅其靳反箋疏曰荀子禮論云其立

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

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

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晉書食貨志云此言兵凶之

謀而疹氣應之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

是因饑饉鄭本作飢說文饑穀不孰爲饑從食幾聲

飢饉也从食几聲錢坫陳鮑並云當作饑鄭蓋借用

飢也僅說文疏不孰爲饑爾雅詩傳爲作曰穀梁襄

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又

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

五穀不收謂之饑說雖不同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同皆以穀疏與此異

有勇且知方也注鄭曰方禮法也釋文比及必利反

下同知方鄭云云

箋

方禮記經解降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降禮不

樂志亦云教以

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

集解○釋

禮誼之謂也

反箋皇疏齒木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過庭錄曰此

文欬笑不壞顏曰欬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欬

爲正矧是段楷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

容故曰笑不至矧曾皆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論

語後錄亦据曲禮注謂此借欬爲斷字應兩異然大

笑見斷則不見斷者爲莞笑矣欬笑不壞顏而壞顏

者爲大笑矣義實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維城案

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哂矧字通說文以欬爲笑

不壞顏从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氣悟也欬

有開口之象故欬爲正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字矧借字哂俗字也

五六十箋求爾何如元白挺湛淵靜語曰求爾何如

讀斷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孟子萬章篇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者伯子男之國也如經義述聞云廣雅與如也與可訓如如亦可訓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此如字當訓爲與下如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會同之如同樂以俟君子箋說文俟待也俟大也據經文當用俟字段注俟俟古今字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

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

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集解○釋文非曰音越小相息亮反注及下同時見賢遍反殷類吐弔反本或作見衣玄於既反冠章甫

亂反視朝

五

端章甫論語後錄云禮服襟三裾四幅

直遙反

五

皆正謂之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

其正也章甫玄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歟劉

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闊四尺四寸

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儀禮士冠禮注云章明也

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小相論語釋故曰

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爲

天子之宗廟會同相之者諸侯非也諸侯宗廟之事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祫祭及追享朝享是也

春官大宗伯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大行人

職大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

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

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於王之事

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

於卻地曰會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

注云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攷

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

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之相在
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祭
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
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爲士則大相宜
司馬小宗伯以下爲小相也會同之相卽擯介邢疏
云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
介之大夫士耳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
立冕士爵弁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
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立端章甫爲視朝三事
鄭以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爲視朝三事
也故陳文公或曰肆師視朝之相依周禮大宰贊
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大僕正朝
位皆小相諸侯略同禮經釋例亦云士冠禮陳服玄
端玄裳黃裳雜裳鄭注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
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者士之正服論
語公西華曰非曰云云端卽玄端也小相猶末擯也
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於列邦而又不當
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

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裊冕豈有玄端禮記少

章甫以見天子者乎點爾何如鼓瑟希箋

禮記少儀侍坐

弗使不執琴瑟方觀旭據此謂點之鼓瑟必夫子使之也說文無希字禾部稀疏也从禾希聲則希當與疏義近蓋謂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其聲之疏也

注鄭曰候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釋文鏗爾苦耕反投琴聲本亦作瑟聲舍

瑟音捨之撰士免反具鏗爾說文無鏗字而注凡也鄭作候讀曰詮云云

箋

三見臥堅也讀若鏗鏘之

鏗手部擗擗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輶車輶

釗也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遺著

據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字

當用緊說文解字車部有輶字云車輶釗聲也从車

眞聲讀若論語鏗爾云云

一曰讀若擊又周禮典同

高聲硯注故書硯作硯杜子春讀鏗鏘之鏗鄭大夫

讀袞冕之袞依然硯卽是磬磬擊並从取爲聲義聲相近鏗又从堅堅亦从取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硯爲硯者誤與銀字之爲金昆配物同說文揜口莖切玉篇揜口耕切下引此文作揜爾類篇集韻同云或作揜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又謂集韻引作揜四書考異曰揜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下今無引揜爾之言伯厚引之必別見一本陳鱣曰鏗字揜字說文俱無疑當作揜維城案禮記樂記云鐘聲鏗周禮典同高聲硯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袞蓋皆指鐘聲言之以鏗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从金从堅似非所以狀瑟聲者竊疑此鏗字亦當讀爲袞以象舍瑟聲之旋如裏也揜鄭作揜讀曰詮者說文無揜字故鄭本作假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假具也詮亦具也是假詮同義詮字从全全與揜通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假或爲全全與揜通亦詮與假通矣陳鱣亦據鄉飲酒禮爲說臧庸曰異乎三子者之揜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

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釋文亦各

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八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

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

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集解

鄭曰沂水出

沂山

水經沂水注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

禮記郊特牲正義

饋饋

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釋文莫春音暮本亦作暮冠者古亂反注同浴

水音欲沂水魚依反水名也舞雩音于而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云云衣單於既反下音丹袷古治

反

論衡

明零篇曰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
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
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
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騷賦讀詠而饋詠歌饋祭也
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
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
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
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
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
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
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
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論
語發微曰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
常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
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
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

粵之祀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蕭鼎及蕭兕觥其觶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天子喟然歎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

曰吾與點也注周生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釋文喟起愧反又苦

性箋論語補疏曰三子所言者爲政之具其猶器也反箋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邢疏以知時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失之羣經識小謂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己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亦與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邢疏義近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

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集解○釋文○**箋**禮記

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唯求則非邦也

禮尚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也與音餘焉於

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亦也爲之小孰

能爲之大箋皇疏孔子證我非笑子路之志若笑子

邦我何不安乎經傳考證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

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

莫非爲邦之事特詞音謙吳使人不覺耳非會
哲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白皇疏得之

顏淵第十二

釋文凡二
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解集

箋

顏淵問仁孟子萬章篇章句引作問爲仁克己復

禮爲仁二年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皇疏克
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
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
也復禮謂責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
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左傳正義劉炫云克訓勝
也已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
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
復反也拜經文集曰劉光伯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
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以克己爲約身者
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
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通

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論語左傳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不合論語蒧質述其師惠棟云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僭何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目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

況終身乎

集解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爲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

故請問之也

集解鄭曰欲知其要周禮纂箋論語後錄人疏箋曰鄭康成

于海亦憂時之寓言耳二三子唯子路憤世嫉俗如
愠見于陳不悅于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
許其從行子路聞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真喜
浮海喜夫子無道而隱已得與同志也故夫子詫其
果決而稱其好勇過我以微諷之已而戲之曰若是
則成行矣但無所取梓材耳與牛刀之戲相似

聖門惟子路直諒聖衷隱曲多所撻發如見南子往
公山佛肸莫匪乘桴喜與不悅莫匪知己子云自吾
有出惡言不至於耳死則云天祝予以此

此章摹寫聖人言語氣象如生宜作鏡花水月看論

語多有此等意思。道不行。不行于四海之內也。舉世傾危。率土之濱。無地著足。除是絕跡入境。如海水之洋。無人之處。乃可自託。然非將不可往。獨行又不可與他人往。又不能除是由。乃可耳。此聖人寓言。卽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子路自知浮海設言。而喜。夫子獨與已覺。平日愠見不悅。有當聖心者。故夫子微諷諭之。未嘗重詆子路。亦畧以明絕世之終不可。而由欣然果確。是能爲聖人所不忍爲者矣。過字微箴其病。我字微露其真。聖人妙語從容。不迫此句。氣畧斷。夫由旣喜。則此行決矣。但作

桴無處取材耳。桴，編竹木爲之。一名桴，一名筏。材，卽竹木無所無處所也。無材，則桴不成。無桴，則海亦終難浮矣。意在言外。舊註謂不能裁，以義理非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其仁也。

孟武伯問仁。聞聖門以仁爲教也，以仁爲教，由求輩自是不爲不仁。夫子竟不許何也。仁體純粹，一絲駁

雖雖震世功名都非萬物一體之懷所謂天下國家
可均中庸不可能者也涵養熟德性用事卽才是仁
氣質用事雖做得煞好亦祇是才然不明言無但云
不知何也仁存于心諸子之仁日月至焉難謂絕無
但可謂不知耳聖言精確如此

聖人許諸賢與諸賢自許若合券許由治賦卽由自
任千乘之國有勇知方者也許求爲宰卽求自任可
使足民者也許赤與賓客言卽赤自願學者也
皆不知其仁所以子路不得其死也
爲小相耳

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

集解年兄弟左哀十四

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
巢也又子願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願桓魋弟又司馬
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韋經識小曰魋奔齊牛復
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
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髮想當其時故死生富
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髮而死矣論語
偶記亦云牛獨亡兄弟之髮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
之後蓋魋等叛迹未彰牛亦不能不以之爲兄弟隱
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卽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
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
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
言亦是夫子歿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

患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集解箋富貴在天

論衡命義篇引此云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

則死生者以性為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強之性則氣

渥厚而體堅強則壽命長則壽命長則不夭死稟

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則壽命短則夭死稟

死故言有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

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

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

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

其中矣入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

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貴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

所授也又祿命篇辨崇篇引此皆作孔子曰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

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臨鐵論和親章

引作皆為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注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

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

集解○釋文浸潤子

鳩反之譖側鳩反膚受方干反之愬蘇路反

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

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

後漢書戴憑傳注

箋

譖說文云愬也臚皮

也籀文作膚是皮膚同義說文訴告也或作譖愬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作訴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旬皆與注合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引作可謂明矣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

馬曰無此二者非

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

集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箋漢書藝文志孔

食足兵用此日知錄曰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

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一

讀而去於箋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作古斯爲絕句皆沒民無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注

引作非信不立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兵信
不可失皆文異義同論語述何曰春秋書滅者亡國
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
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也

集解○釋文棘子成漢書古今人

子成論語後錄羣經義證拜經日記並據詩匪棘其
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
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卽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
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棘朱漢表作革朱
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
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
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又鄧名世
姓氏辨證書云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
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
或楚人仕衛者過庭錄曰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

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畝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仕殷衛是殷都故子孫在衛也維城案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鄆縣東北或是子成采邑何以文子貢曰惜爲經傳釋詞云爲語助也言何用文也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

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集解○釋文駟音四

箋

論語述何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

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駟不及舌鄆析子轉辭篇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維城案左定九年傳鄭駟獸殺鄆析而用其竹刑則鄆析在子貢之前今子貢之言辭意略同疑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

有此語

韓注鄭曰韓革也

釋文韓苦郭反鄭云云

五虎豹之韓易革九

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韓說文作鞞云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鞞从革鞞聲陳鱣曰今作鞞俗省詩載鞞正義引說文云韓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正合疑唐時說文有此異本然按說文革訓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則文不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曰法言修身篇犂牛之鞞與元駢之鞞有以異乎小變論語之文亦不省邑作鞞惟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鞞猶犬羊也作鞞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注

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

也爲天下通法也

集解○釋文饑居其反鄭本作飢

反

言微說文云通也鄭許同義論語釋故曰周禮不

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又

曰爲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

以傅合孟子可謂善於持論張南軒袁明善本其說

謂兼貢助爲微竊意既別法爲微當自有制度假仍

用貢助何取空立微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

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通貢微兩法

之制稼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

斂法蓋卽微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則通豐

凶計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論語述何亦

曰微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著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

田之外復加用微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

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

斂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鄭曰二謂十二而稅

也

考工記匠人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

爾雅孰誰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惜抱軒經說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即安其居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

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節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飢

歲乎公曰年飢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已苟第欲足

己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

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鹽鐵論未通章引不足下有平字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作

予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文選藉田賦注引此四句並以爲孔子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

注

包曰辨別也

集解○釋文辨惑本亦作或辨別彼列反

箋

說文辨判也段注小宰傳別故書作傳辨朝士判書故書判爲辨大鄭辨讀爲別古辨判別三字義

同也馬融虞翻鄭君周易注並云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

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

集解易乾文言忠信所解箋以進德也繫辭井

德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徙說文云迻也迻遷徙也是遷徙同義故主忠信徙義所

以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惑也注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

心惑也

集解○釋文惡烏路反注同

箋論語駢枝謂猶言進人若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蓋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

卒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昏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忿懷無節而曰一朝之忿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懷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謂恕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輿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而殺之郗賈曰孝廉國之俊選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役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誠不以富亦祇以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

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

集解○釋文亦

祇音支此

箋

誠詩作成祇詩傳云適也陳奐疏伯兮

行下孟反

傳適主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猶賄

也異猶貳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主以舊姻

之有貳行爲可惡也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惑與詩

義略

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國語晉勃鞞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父父子子易家人彖辭論語後錄曰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是時陳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是不能君君臣臣也又論語述何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弑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是不能父父子子以致臣得篡國也夫子早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及此故其對深切如此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釋文吾焉得而食諸本亦

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箋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四書考異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吾得而食諸史記齊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引作吾豈得而食諸維城案陸本得上有焉字史漢所引本得上有豈字則今作吾得而食諸者俗本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

鄭曰片半也魯讀

折爲制今從古

釋文片言如字鄭云云以折箋片言之吉反魯讀云云也與音餘說文

片判木也从半木是片有判義故鄭訓半也折獄說文斲斷也从斤斲艸譚長說折篆文斲从手九經字樣云說文作斲隸省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折非篆文段注謂後人所增是也獄說文云確也韓

詩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獄字从犬者
取相爭之意維城案犴與獄對文則異散文則獄可
以賅犴故經傳皆言折獄無有言折犴者也論語埃
質曰尙書甫刑曰明清于單辭片言所謂單辭也片
言以折獄惟子路可繇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
而稱之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過庭錄云書折民
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哲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
折聲重文哲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亦
作哲折獄爲斷獄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
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陳
鮑曰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
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制本通故古魯異也臧庸
曰鄭以折訓爲斷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箋
義益明是以從古子路無宿諾箋
文選江淹雜詩注
引此上題子曰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

包曰言與人等也

集必也使無

訟乎注

王曰化之在前也

集解

潛夫論德化篇上聖

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即禮記大學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之意又鹽鐵論大論篇引此云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據此知聖人蓋務爲其難不以明決爲能也訟說文云爭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

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集解

文無倦其卷反亦變倦當作券論語古義曰說文券作卷懈倦古賣反變勞也鄭氏攷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疑釋文亦作卷者券之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

畔不違道也

集解○釋文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矣夫音符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箋

穀梁隱元年傳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述何曰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之法穀梁氏反以爲成父之惡而春秋戒之知不達斯義矣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注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集解之帥所

類反又所律反字从巾同訓並與率同

箋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政問何謂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夫子之對康子亦此意也

政者正也又見管子法法篇說文亦曰政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箋

汲冢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爲政不能不

盜何以詰吾盜四書考異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維城案說文盜私利物也則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之盜故左氏定八年傳陽虎取寶王大弓春秋書之曰盜竊寶王大弓說文盜自中出曰竊蓋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而竊邑者可推也定公時家臣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夫子爲政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惟成宰公斂處父不肖墮康子此問其猶有大都柵國之憂乎夫子以不欲對之蓋隱以強公室弱私家諷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箋就

雅釋詁云成也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釋文焉用於虔反草

尚尚加也箋君子之德風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此本或作上箋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上陸本作尚偃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伏也說苑君道篇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靡卽必偃之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也

集問詩卷阿令問釋文云音問本解箋亦作問箋以問爲聲譽聲譽卽

名譽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

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

集解○釋文夫達音

符下同而好呼報反以下遐嫁反注同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筵

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蓋約舉之辭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易謙卦彖辭經義述聞曰尊讀樽節退讓之樽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晷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樽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

注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

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

集解○釋文而行下孟反

筵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卽禮記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鄭注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孔疏謂行

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有變改言僞而辨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夫言僞則色必取仁矣行僞則行實相違矣堅且辨則居之不疑矣故馬氏以聞省爲佞人也

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也

集解史記作在國及解家必聞漢書王莽贊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其下可遊也

集解釋文從遊才用反壇徒丹反墠音善

論衡明雩篇樊遲從

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釋文修

反

陳鱣曰慝古止作體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

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釋文德與音餘

箋

無攻人之惡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

作不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語古義口荀子不苟篇曰剛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志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論語述何曰此章蓋在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是而不言如此宋翔鳳四書纂言曰此當是孔子自衛反魯由後追前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

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考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孫齊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在是年又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遊並誤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釋文問知音智下同 大戴禮主

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

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集解

文錯諸或作措同七故反 論語述何曰此因上章

下同枉紆往反邪似嗟反 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

夏曰富哉言乎

釋文鄉也許亮反又作鄉同吾見賢遍反

箋錄曰作鄉是

說文解字鄉不久也土相見禮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注鄉義也許鄭二義並通蓋古文字少假借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釋文選於息戀反又息轉反下同皋陶音遙遠矣如

字又于萬反下同

注鄭曰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左文十八年傳正義

箋皋陶漢人作咎繇說文引書曰皋咎繇論語蒧質

以爲何晏改之不仁者遠書皋陶謨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孫

星衍疏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孔子語當是記憶

之誤皋陶爲士師書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馬融注獄官之長孟子盡心篇皋陶爲士趙注皋陶爲士官

卽鄭堯典注亦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皆不云爲

士師今云爲士師者鄭周禮甸師注云師猶長也則猶馬注云獄官之長耳非周禮小司寇屬之士師也號曰庭堅者据左文十八年傳庭堅爲八愷之一班氏古今人表以咎繇代庭堅故鄭以爲號庭堅也伊尹書君奭疏引鄭注云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又說文伊殷聖人阿衡也段注謂殷聖人之上當有伊尹二字傳寫奪之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論語蒧質曰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羣經義證曰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卽選於眾也皋伊皆非出自世胃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選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也

集解○釋文忠告古毒反善道導也毋自音無

箋

後漢書朱穆傳論注

引蔡邕正交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陳鱣曰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不可有作否者今皇本高麗本作否無陸本作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箋詩鄭風子衿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會說文云合也輔人頰車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兩喻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陳奐詩正月疏云車之有輔猶齒之有唇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車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也然則輔仁者猶云相依爲仁也

論語古注集義卷六終